

太史楊復所先生證學編二

周柳翁座主書

丁卯鄉場座主  
麻城人諱思久

起自受知門下幸蒙提誨卽志學未嘗少懈惴惴然



畏負知教賴天之靈求之十年所矣中雖炯然而竟  
不能有所發揮每以資稟椎弱自病頃造建昌虛心  
就正遂脫然無繫耳目口鼻手足輕旋活潑乃知向  
日之炯炯于中而不能發者非天資之椎弱乃一絲  
之猶縛也黃梅奉晤道範喜極言忘中悃未罄日者  
朱君至得接翰教盥讀之下仰見師門垂念深矣卽

言學編 二  
顧復之愛奚異哉承諭學須自足方能不足又曰不足者足矣足者不足矣起安所托業以及此言哉竊揣吾人之心本屬太虛太虛何足之有識此太虛無足之體謂之自足而非果有一物以充足於其中也此太虛無足之體人人有之日日用之物物同之未嘗有一物一人一時間歇然第驗之於赤子驗之於夫婦之愚不肖則洞然明白而仁智之見不與焉締觀聖人所學無非舍已從人惟其虛體復也今夫人之視也未有不舍日以從色者也人之聽也未有不

舍耳以從聲者也食則舍舌以從味嗅則舍鼻以從香捉則舍手以從物行則舍足以從路至於心獨不能舍且從乎非心也落於知識淪於念慮而妄認之爲心而彼亦妄爲我主宰而莫之辨也誠能一旦之間泯其知識歇其念慮而惟心是從如鼓答桴如聲應響如水行地如鏡現形安得而不舍安得而不從亦安知其所舍安知其所從夫舍與從有二境焉不可不辨也以所舍所從之是非得失爲究竟者其次也卽舍卽從爲究竟者其上也何者是非得失俱起

於知識念慮如人有潔病者其視聽嗅味皆與人殊亦是其所是而得其所不得而不知其大非大失也聖人則不然知大是而不知小是知大得而不知小得嘗觀堯舜禹之際而竊窺其槩也洪水之患亟矣鯀之方命圯族堯所知也四岳強舉而堯遂聽之者何也禹受征苗之命苗逆而益以謙贊此於兵事何當哉禹遂聽益而帝亦遂聽禹者又何也無非學也蓋不聽卽不虛不虛卽其本已撥天下之治忽豈知識念慮所能及哉嗟夫此學之在後世未易以一一明也起幸不自棄年至強立始克奉師門之教中所稱述無非卽教言而鋪敘之如所謂不以一知半解爲足不以拾唾傍吻爲不足者起悉能領略而具發其所未盡者云耳吾師試觀其中亦有可教者否乎此中甚蒙耿老先生教愛附聞

又

承示性念之說云念之不動者爲性蓋雖有念而其  
中有一種靈覺能主宰不亂者是也敬聞命矣至謂  
人之所以多念者欲與見之爲累而吾性靈覺之體

失矣若不誘於欲不滯於見則性之靈覺者適得其體起則尚有疑焉蓋既曰不動不亂卽無失無得既曰有失有得則所謂不動者非真不動者也所謂不亂者非真不亂者也夫性本未嘗有失得也其失也者言乎其迷也其得也者言乎其悟也悟也者悟其不動不亂者也悟其無失無得者也故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夫知之則動無非天何欲與見之有夫不誘於欲亦欲也不滯於見亦見也既知絕情斬念之非而又切切焉於欲與見求之其相去豈能以寸乎且欲是誰欲不誘又誰爲之見是誰見不滯又誰爲之而此性靈覺之體果待不誘於欲不滯於見而後得否乎大抵孔門性學一而非二必知一而後可以言知性而苟二焉卽知解而非實悟也此起彼近日之所得者不敢隱也請以就正幸終教之羣生之性一也而人物異趣皆念爲之也物之念重而堅難於宛轉人之念輕而圓難於直達故物中有轉念之物比於人中有達性之人人性之達

必其有夙根而又遇夫先覺物念之轉亦必其有夙  
根而又遇佛故鸚鵡鵲鶴之能念佛雞之能聽法羣  
牛之能覩金容無足怪者至於舍利金蓮之類皆其  
念之專確使之雖未達性而德本植矣此理之常也  
吾儒所稱九成而鳳凰儀擊石而百獸舞者非耶今  
誦經者冥鸚鵡鵲鶴於其側未必能念也奏韶者驅  
百獸於其間未必能舞也蓋有說矣上古神聖性體  
通明天地人物古今往來合而爲一而其志願弘大  
每欲盡有生之類以皆明其性故其精神默運於六  
合之內含靈之類亦默應之若子之趨父然是以發  
謀動慮莫不丕應後志後世性學失傳儒者但拘拘  
檢束於形骸聲色之末而兢兢然惟恐失之其於天  
地萬物一體處茫然未之知也人且未如之何而矧  
於物乎故今日吾人此學切須以知性爲先虛而信  
者知性之根也一了百當不掛一絲者知性之驗也  
賢愚平等不生分別俱立俱達隨感隨應知性之成  
也此須胸中炯如白日一毫不自欺瞞然後至若小  
小閉藏終成弄假此起之所參以復於師者幸終教

之

又

二十年弟子始得登師之堂師更命令長公呼我爲師此宇宙間一團太和元氣豈可多得湖上有徹夜之坐浮光有三日之行合食連床長笑浪語師也旣忘形骸弟子亦安知名分之拘束哉此一團太和元氣尤將包裹宇宙而充塞不足言也別後每與文塘丈談及則神爽飛越歲杪抵京至今適匝一月忽承寄到瑤琴重以鼎翰龍唇鳳采光景燁燁此身又若在天台間矣喜甚感甚承示知性一關尚未合併嗟夫此際豈容不合併哉夫謂不思不勉之爲性也非謂思勉之非性也蓋亦曰不思想者能思不勉者能勉而已矣思勉迹也可觀可聞不思想者神也不可觀不可聞擇善者擇其不思想不勉者也明善者明其不思想不勉者也然非實有不思想不勉者存也思想者卽不思想者也勉者卽不勉者也而執思想者勉者以爲性則其去性遠矣其在知性者無不是也焉得有所分辨於其間哉起也嘗面呈於師曰思亦是性語出於

言學錄  
卓吾先生之口卽是出於他人之口卽不是此猶生  
之謂性食色性也孟子言之卽是告子言之卽非也  
此可以意會難以言求也師云無假於思者凡與聖  
同而聖之所以異於人者全在思而以書之思曰睿  
爲證苟若是則孔子曷爲以不思而得屬之聖人也  
哉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又曰聖人  
與我同類者非虛語也蓋聖人不思而得不能有加  
於凡凡人亦不思而得不能有減於聖而其幾特分  
於迷悟之間迷之則凡而其不思而得者仍不減也

悟之則聖而其不思而得者仍不增也不思者思思  
而不思不思想無所來而來也思而不思無所往  
而往也是之謂睿思思而睿者聖也凡則思而不能  
睿矣睿者其體也而不能睿者迷之所自取也嗟難  
言哉師云惟是合當思處却多放過故於事物之來  
以習心漫然應之而非率性之真所以不能中道此  
似未然也世豈有合當思處放過者哉大抵人之應  
事患在於自私而用智其不肯放過處常多而肯放  
過處常少其肯放過處多是率性多是中道而不肯

言學統  
放過處多是計較億度之私生於習者耳此君子所以貴順萬事而無情也雖然此非可以勉而能也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難言哉吾師所教以此救某之失可也若欲求徹性關則有卓吾先生在不敢贅

又

前月蒙手教賜答言虛之義又示以性念說并幾希所訊起伏讀已隨述愚見欲以請正因乏便未寄茲再奉教札兼示大雅之章起又伏讀洋洋乎金石音也灑氣霽襟朗若可挹蓋道脉無疆之徵乎起無任

佩服無任忻忭前奉書有耳順之問一時妄見深瀆禮則師不督過而復賜答蓋中也養不中之義正師之耳順處起當領略於言外也大抵此事只一唯便了更着一字不得一字可着便掛葛藤而起於師旨前後悉費分疏俱不了之故真未夢見顏曾在不過泥言詮而生疑慮然繼自今亦知過矣惟師終教之幸甚承示三耻起急自反思惴惴然是懼旣而以事理推之天下有好古而忘反求者乎有執道而不能下人者乎有以膏粱食人而自厭糟糠者乎嗟哉



言學編  
二  
我得其說矣好古而忘反求者必非好古者也執道而不能下人者必非執道者也以膏粱食人而自厭糟糠者必非以膏粱食人者也夫既非然矣而師復被之以如是之美名則有道者之言而詞不迫切故也不然而果其人好古者乎執道者乎以膏粱食人者乎則無乃其未嘗不反求不下人亦未嘗自厭糟糠或其迹近之而其實不然或不能無過而不爲彌縫而人皆見之者乎此皆未敢知然師既耻之起敢不耻也若是云云又泥言詮而生疑慮之過也然嘗

記昔人有言若於師全肯卽負於師且文義之疑聊可爲質至於師所實得處起雖不敏亦不能置疑也伏惟台慈垂亮

復耿侗老

不佞向未知學近蒙羅周二師提誨稍有醒覺入京以來又幸老先生惓惓接引及陽和先生聯屬同志輒不自揣欲罄所有以就正有道之門顧貧子悅金自覺羞澁者屢矣徒念四十浮生一向頓寄籬根今日始知出頭豈可更自退轉然亦幸列位老先生暨

諸同志諒其真誠終不我棄故得以竭其愚昨承札  
教洗心滌目捧誦再四老先生與善之周閑邪之切  
藹然如春肅然如秋仁人君子之用心宐如此矣起  
也於此若不能虛心受教卽爲居之不疑認賊作子  
自內於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者也尚可以言學  
哉第其中有宐復者不敢嘿蓋老先生之學知性之  
學也起嘗領教而識之心久矣今札中所引程伯子  
視聽言動皆天之說而曰此理干涉最大迷悟之間  
不獨是非得失從此以分而吾人之所以生死者實

自此判於此實有悟入便如堯夫所云靈丹換骨白  
日昇天苟於此不能靈識而徒名理上辨析格式上  
檢點則此身猶然麻痺所謂不著不察虛生枉死人  
耳如此大段已了了矣更何言哉詳札教之意蓋爲  
不佞復周柳師書有不誘於欲不滯於見之辨恐後  
學因此遂任其邪欲偏見爲性則其害大矣故不惜  
諄複批示甚盛心也但不佞原書之意未嘗謂欲與  
見爲可任而不除蓋因柳師書云卑者誘欲高者滯  
見如此則動於念而吾性靈覺之體失若不誘於欲

不滯於見則性之靈覺者適得其體是以性之失得  
繫於欲與見而性體果若是哉若老先生云孔孟之  
道所以不明者則固溺於欲而蔽於見之故也此則  
無可疑者蓋謂孔孟之道不明猶云性之體不明也  
夫靈覺性者也明夫性者性之者也性者天之道也  
性之者人之道也誘于欲滯于見則不足以明乎性  
人道之不脩也若夫靈覺之體豈因有欲與見而遂  
失又豈因無欲與見而後得哉何者天之所以與我  
者分定故也學在知性而已不佞謂欲是誰欲不誘

又誰爲之見是誰見不滯又誰爲之意欲于是體察  
以知性也夫欲與見人之所不能無也惟知性之人  
應時銷落否則層層是欲層層是見不佞故曰不誘  
于欲亦欲也不滯於見亦見也此其辨之甚微而功  
之極細者也謂不佞任其欲與見而不除可乎但除  
之有其要耳程伯子不云乎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  
見滅于東而生于西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  
可得而除也先儒公案豈容抹撥而無稽之言則起  
亦烏乎敢哉夫念之生於欲也有邪有正是邪正者

念也而性則知邪知正者也念之生於見也有偏有全是偏全者亦念也而性則知偏知全者也邪者誘於欲矣而知誘於欲爲邪者不邪也偏者滯於見矣而知滯於見爲偏者不偏也欲與見皆念也念則無有不動之時而知欲與見者性也不隨念而動者也念常生者也而性則生生者也生者常動而生生者未嘗動易繫云生生之謂易指性而言也而告子生之謂性惡足以及此自念之生于欲也起至惡足以及此止是某四十時所見至四十四五後遇人指授方知此處尚未今姑存之以待吾輩參訂云若不佞前書言虛

之義有云視則舍目以從色聽則舍耳以從聲之類蓋卽耳目口鼻之虛以驗人心之虛老先生已洞燭鄙衷矣不佞決不以物交物則引之者爲性可不復自解也至謂近世譚道者或以一見爲自了或以篤倫盡分爲情緣或以踰閑蕩矩爲超脫或以遷改懲窒爲鈍下如此橫議反而求之不得于心矣是雖住世真仙出世活佛豈能舍已從之哉嗟夫如此等人不佞實未嘗見之雖間耳聞原未目擊故不敢信然若果有之必其所學者影響之見而非實有所得者

也夫能自了者必有不了之功性體莫大乎孝弟而推至於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中和位育皆性體之自然知性者必知乎此故足貴也而如札教所稱則世之罪人也哀之可也漸而化之可也其在親故善養而曲成之可也孰能舍己以從之哉昔宰我問曰井有人焉其從之也孔子曰何爲其然也此吾性之良知自有權度存焉不可得而罔也吾輩今日之學當以孔子爲依歸豈懲彼噎因廢此食天不爲惡寒而輟霜雪地不爲惡險而輟陵谷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吾道固然柰之何其有二言也起與同志時時提掇當下誠有之誠有之然聞老先生與人言亦時時提掇當下何也蓋吾人此學舍當下更何處尋討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當下之學時習也孔子所以成聖之時者也苟舍當下而別處尋討正所謂誘於欲而滯於見也欲豈必聲色而見豈必虛高哉凡所稱引諒皆老先生所欲言而未及者至於程伯子云聖賢立言不令知德者厭不知德者惑起則誠愧之然惟其所學者未至

於聖賢之域安乎百孔千瘡不可得而掩也然不敢不勉若老先生所云願得朝之士紳無作好無作惡濟濟師師野之民萌無胥戕無胥害親親長長必從明孔孟之道始大哉言乎願老先生肆力於作先起也不佞亦不敢不思強勉以隨其後也

復吳悟老

起晚末無識素讀吾鄉白沙先生書而不達致虛立本之說因見近溪先生後稍有所見而敝座主柳塘先生書來云云勿以一知半解爲足不足則足矣足則不足矣起讀之適與心會因陳所見而極言虛之義在於舍己從人然不覺其引喻援證之遂至於支且蔓也忽辱老先生擿發數條訊鞠勘詰令末學凜然幾不容喙雖然向微支蔓之說得徹於尊前何由發長者之德音乎所教云云悉當默會顧必攄思奉答者仰知老先生愛人無已故更藉是以終領大教耳而實無所異同也謹依來款條復于後

其一

老先生曰知識念慮能斬然一泯卽不起一歇卽不

動乎知識念慮誰爲之泯與歇誰爲之一舍一從又誰爲之愚曰誰字甚妙識得誰字則知識念慮雖未能不起然可得而泯也雖未能不動然可得而歇也不然卽泯亦知識也卽歇亦念慮也豈易言哉鄙說所謂卽舍卽從爲究竟者正指此誰而言而謂以所舍所從之是非得失爲究竟者則指知識念慮而言蓋知識念慮雖出於心而不可遂以爲心且孔子亦云知之次矣則其上者安在然則奚嫌於二境也老先生曰堯聽四岳而用鯀能從四岳也而方命圯族不幾失之前迷乎征苗之役禹聽益帝聽禹善從也而益未謨之先奚舍而奚從乎將三軍冒不測之險當其時其心能廓然太虛絕無一絲分別知識念慮掛繫乎將惘然者一照而徹乎愚曰書稱堯舍己從人孟子稱舜亦舍己從人然其所以能然者以其有允執厥中之學故也中無定體隨時而在用鯀班師權度出於二聖之心而後世之所見者迹也鄙說引此以言虛亦欲以善體其心而仰稽其學耳若其迹與其時而俱運矣似難論也如云無一絲分別與一

照而徹起亦不敢生此妄見也

其二

此條老先生一句一詰而總之曰夫靈覺之體委非待不誘於欲不滯於見者而後得而吾人之欲得靈覺之體也舍不誘於欲不滯於見更何路以入乎將孔門四勿之指異於不誘不滯云乎妙哉何其了然也程子曰苟規規於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此正不誘於欲不滯於見之斷案也然則有其本矣本者何知性是也正老先生所謂欲得此靈覺之體是也得豈易言哉一絲一塵便隔萬里何欲與見之敢留此正克復之真機四勿之要訣與言至此髮竦毛豎直欲按劍尚何一之可言

其三

鄙說所云虛而信所云一了百當不掛一絲所云俱立俱達隨感隨應偶分三段成文承詰曰三面目三階級有此三則奚云一誠然起前自愧支蔓者此類是也敢不受責老先生又曰太虛中無天地人物古



今若有個天地人物古今的志願繫在區內安得謂之虛此志願與念慮何以擇也愚曰天地人物古今皆太虛中所現之相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則虛體復虛體復則天地人物古今一齊穿紐一齊呈露目前其一體之志願自然發動非有意繫此於胸中也志願與念慮似同而異從虛中天地人物古今起者謂之志願從軀殼上起者謂之念慮人心不能不起而聖賢所以無念慮者正以志願勝耳老先生曰彼拘束形體聲色之末者固未可共此學而從事於此學者止說得與人好聽寫出與人好看其實不曾實下苦工又曰足下所云胸中炯如白日不知於此白日果從天降乎抑塗間拾得乎居常此白日長炯如乎能不離乎欲與見不我涉乎抑皆天乎倘念起時何以應乎此段一句一鞭一字一策起讀此自知痛自知省此卽起胸中炯然之白日也若長者常不棄而肯時時鞭策之起常能不自棄而時時痛時時省又何患乎白日不長炯如何患乎欲與見之涉何患乎不皆天而念起無以應哉若夫弘大志

願誠一驗之便能發謀動慮使含靈不應此聖神之  
極太古之化遐哉邈乎尚已豈區區者所敢云也老  
先生又曰不佞何能於此白日上加一語正欲向此  
白日奉持之長保勿失也幸甚幸甚又曰知足下虛  
體能聽不索罵我也吁是何言歟世之不講於曲禮  
久矣幼者聽而弗問不躡等也以孝事君則忠以悌  
事長則順古人有言曰不斑白語道失老先生長者  
也起雖愚亦嘗講於禮豈敢云虛藉使不虛猶將執  
幼者之禮以聽於老先生今者老先生瀝心髓以教  
起也謂何爲天下萬世學術計也奚有一嶺外書生  
哉起不能聽是爲負老先生之盛心夫不循幼者之  
禮與負君子之盛心其得罪於天也大矣而尚何學  
之足言蓋世有足已而自是執迷而不顧者而起不  
願學也起今縷縷奉答者或可或否要之皆妄見也  
而所恃以爲炯然白日者獨有領略老先生之教之  
一點靈明足以當之耳否則舍受教之真心而執知  
見之謬論是買櫃還珠之譬也伏惟老先生弘與人  
之量肩不倦之仁察其可教而終教之不勝至望

東張陽老

伏承手教垂答言言皆實際語領益多矣承諭吾輩立言不欲使人駭聽誠然誠然但此體原有天然之矩非意見所得而增損也言本體而黜工夫起則安敢然哉但謂吾人識得此體便隨時隨處都是工夫工夫雖做得萬分細密依舊還他一箇本體而我並不曾做着他一毫耳卽如程子云識得仁體以誠敬存之豈仁體之外別有誠敬乎孔子又曰仁能守之翻說覆說只是這個更無餘法若工夫可黜便不識

本體而起亦不敢也人物之靈蠢貴賤迥然不同然希二字亦孟子不得已之言起因拾而著論偶一漫呈非古人庸言而起亦不敢執也大要真知性真識仁卽若邵堯夫先生以人而當億兆之物奚疑耶若夫不學而甘爲人下卽不如物者尚多聖賢每每言之吾輩不能爭也陽明先生四句宗旨萬世不易知善知惡總是一知卽此是本體卽此是工夫但從本體透過來方能如此說若初學不指示他本體合下只教知善知惡畢竟成個執着生大分別障也門下

幸審之尚容面布求正

楊晉菴給諫

人有恒言曰吾道自足何待芻求此似非知道者之言也人之求道惟其不自足也故其心常虛好問好察見一善行聞一善言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者大舜也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莫不有文武之道焉焉不學何常師者孔子也此古之大聖人也豈嘗曰吾道自足哉吾人之心本無不虛惟執己見則有我而不能虛故爲吾道自足之說者出於有我者之口聖人所不取也今之盡心於聖人之道者未有過於足下者也而於此似尚有未察者第不敢不效其愚

送壇經與友人

秦火之後古書之存於世者無幾佛周初人也從西方入中國其言與六經相發明者多矣文中子曰負樵幾禮揭竿幾樂吾其求諸野乎夫野尚可求也矧聖人之典哉其辭而闢之者心不虛而好名之爲累也非反本復始好古君子不足以語此矣壇經出六

祖六祖元不識字何故能說經讀者誠知其所以然其庶幾乎

### 李斗野丈

國家煮海之利居田賦之半商灶之苦甚於民而及其不逞也比之田野揭干者亦甚焉其所天者在都運必得君子主之然後能恤灶通商百姓勸而財用足足下能其任滿三載良可賀也卽此便是道學豈外此而別有道又豈外此而他有學哉第向日妄有所陳勸者誠見足下資性操履都與道合至道甚易

夫方曰都與道合矣曷又云至道甚易此却別有說也雖云有說實亦無多說大抵第不欲足下以司馬溫公輩人自限耳今足下云使人人而皆可語道學則白沙之門亦不足重第雖未測此意然就二語思之似謂未必人人皆可語道學也又似謂惟非人所易然後見道學之難也顧以弟之所聞於古訓其實不然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是實以人人皆可爲堯舜也堯舜之時非獨堯舜爲然其時在庭者皆聖賢也又非獨在庭者爲然在野者比屋皆可封也是

果何脩而致是哉或者歸於氣運之隆殆非然也蓋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而族無不睦又以此而平章百姓而百姓無不昭明又以此而協和萬邦爲之於變時雍舜亦以其孝友之德克諧於家又以此而成聚成邑成都以此而風動四方則皆此學爲之也當此之時天下不知有聖賢之名而又焉知聖賢之爲重譬之天有日月星辰光輝照臨天下以爲固然而不以爲寶嗚呼此所以爲唐虞之盛也自世衰道降而後天下知有聖賢自聖賢之道不盡明於世也而後聖賢重聖賢之重也是世道之衰也雖然其責固在人苟有能明此學者必將引同志以共明之由寡及衆由近及遠由一時及後世但得其機不息其種不絕雖回世道於淳古無難也吾鄉白沙先生亦不過繼續先聖先賢之脉耳白沙出則先聖賢不灰矣吾人今日奮然有立亦所以繼續白沙先生之脉使白沙不死也白沙不死先聖賢不死總是人心之不死也人心不死猶火種之藏於鄧林也會有燎原之日敢云世道遂衰不復見唐虞之盛哉足下謂當時

及門之徒猶有未得其傳者而有待於不肖顧第何人敢遂謂得其傳哉未之逮也特有志焉而自畏其綿力之不勝故不避狂妄而輒有所勸於足下幸足下之留意也夫足下之人品高矣第所素仰也然謂足下卽聖賢乎是諛也謂聖賢不過如此而遂可以不學乎又誣也要之聖賢決有聖賢之學而足下實可以爲聖賢之人足下必不肯自謂已至聖賢無所事學也特未曾動念耳卽足下不動念爲聖賢然亦何嘗不作聖賢事但以是而自安則司馬溫公人品亦未爲不可也第何敢固以爲勸哉

孟我疆先生

定性一書程子因張子有是內非外之病而發故極言性之無內外而攻是內尤切如所謂自私用智皆由於是內也繼之曰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其旨明矣終以怒之一端專破是內之見人當怒時多認以爲內因又認以爲是不知此怒原因物起還因物除若肯卽時放下一觀則方以爲是者又未必是矣可見怒不在內而是內者妄也然此

衆人易感之怒耳若聖人怒得其正豈有是哉此與孟子辨告子義外之說同告子見外則當言內張子見內則當言外總來性無內外也見得無內外合下都是工夫若遽忘其怒觀理是非云云不過教人如此識取性體耳非真工夫也

周山泉先生

門下未出京時曾見教一言佩服無斃茲辱教札捧誦再四於波興水止之喻尤有以仰見門下以自家珍分惠不佞何幸幸夫海之爲海也風起波生則不見夫平淨之景及其風恬浪靜又奚有夫洶湧之形波與不波皆非我體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旣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又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歟學者惟知此之爲惑也故其中無適無莫無作好無作惡泛兮若無所涉蕩兮若無所止卽波卽不波不取波不取不波夫然後大定雖然非持之以弘大之願凝之以精專之向練之以拂逆之境而輔之以強仁之友吾見其難也門下從事於此久矣庶幾其能之若僕方在創艾之間惟能



言學編 二  
痛自着鞭不離當下耳恭惟門下以大學膺大任設  
施厝注必越尋常不言可知第竊迹時事良亦有慨  
於中者夫位撫臺者孰不云辨吏治哉然資格不決  
吏治不可得而辨也名實不核吏治不可得而辨也  
能是二者而又主之以省事之心使上易知而下易  
達則亦庶乎其可歟然此乃淵泉之流而大海之潤  
也於門下何有哉

### 高上海

向蕭介揚楚問其民剽悍而朴魯且僻易展布也上  
海異是多貴勢而其民輕微是非毀譽出於巨室而  
膠庠士亦參焉雖然豈可違道以干其譽耶令職在  
養民而已吾誠於爲民未有不動者也且邑士大夫  
有賢者縣令當父兄之而稟政焉此子賤所以化單  
父也自矯意立名之徒務與邑士大夫爲水火而仁澤  
壅此夫不善操舟而嫌溪之曲也吾不爲執事願也  
管子曰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易曰顯比之吉願執事  
詢上海有道士夫與其耆老參焉顯問以治道而明  
用其言洞開重門與一邑之賢者共治一邑而以其

暇與膠庠之士講學論道申孝弟之義而相期於遠大之域圖之在始幸勿緩舍此而挾數用術非卑陋之規卽曖昧之態而不足進於光明惟執事度之便卽寄音勿以常套相加爲愛

黃二瞻丈

承札諭云萬物一體沮溺輩未嘗不知惟其見天下非一人精力可挽遂退然自安孔孟則不然肩挑天下背負萬世精神氣魄充塞無間此論大槩亦得之矣大抵孔孟能合天下萬世以成其仁者以能盡其性也而沮溺之退然自安者以不能盡其性也此其分別在學不在事在心不在迹假如顏子只居陋巷不改其樂此其迹與沮溺輩何異却又了得天下萬世以其學其心與孔子同與沮溺輩殊也然則謂沮溺輩未嘗知萬物之一體可也舉火照身不若以身爲火一譬尤妙仰見足下切實貼體之志僕謂足下方擬議作此語時渾身是火誰爲舉者誰爲照者卽此更無他身他火但願足下繼續其光明而已第膚淺之識全藉列丈教誨三月間張陽和先生長逝

豈勝悲咽天意竟何如哉附聞不盡

王介石

承翰教遇事動氣自咎學問之未得力今以文會多士爲檢束身心陶融氣質之助幸甚幸甚然此乃相濡以濕相啣以沫耳非所以相忘於江湖也吾人之學有大小學其大者爲大人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太和元氣盎然兩間豈物所能動哉此直其所學者大而非務爲融通者之所能也足下旣能求助於多士矣更能以大學相切磋則不事於檢束而自檢束無意於陶融而自陶融鼓鬣揚鬣於大江大湖之間而尚奚屑屑然以啣濡爲哉苟有見於人與已爲對理與事爲偶內與外爲敵雖十分調劑百千萬分停當皆啣濡之類也惟足下慎思而敏求之尤爲幸甚不宣

吳矩之

諸公出都門俱缺餞送亦不遣人送於足下亦然使翰至始知尚在潞河喜慰慰足下云少負嚶嚶豈非欲爲古之人乎欲爲古之人而不求古之學吾未見

其能古也古人吾不得而見之矣然其爲學之節著之經傳尚可攷而知也古者二十始學禮博學不教內而不出三十始理男事博學無方遜志視友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夫古者道術純備生而耳目濡染焉其於二十三三十之時豈謀慮昏塞不逮今人哉然曰不教也曰遜志也誠以謙德虛其心歛其氣使可以入道蓋必於斯道洞然無疑矣然後天下之事迎刃而自解漆雕開未信孔子雖使之仕而不敢卽孔子亦曰我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也此古人爲學之節也至於其所學者尚未易言也今之人欲爲古人曾有古人之學否乎學且未論曾有古人爲學之心否乎是未可知也雖然無惑也何也未有以古人爲學之道告之故也今之人豈與古人遠哉若乃足下年甚少志甚銳本希聖之資而不佞忝一日之知不能有所發明以裨益足下之萬一不佞之過也又何言哉足下勉矣不佞非以足下前日之舉爲非是也雖使可以並伊傅之訓方禹臯之謨吾猶以爲當盪之以長風洗之以大波以求

進於道足下其信予言乎又奚事於贅詞哉

李卓吾先生

近得先生與焦漪園文書又得我柳師教札知我柳師之於先生有相信相愛之深者蓋其合也遲則其交也固不圖古人友義復見於今日世道一大慶也生於先生大教私淑有年向過湖上一宿雖未敢質問一談一笑一指一顧皆足以銷鎔頑鈍生雖淺學眼中頗能識寶每入寶山必不空過昔之事我近師也亦然初未嘗質疑辨難於近師之前也奉違以來

罕嘗申問蓋相見且無所問矣相闊復何問哉此生之所以自附於忘言之交以其中實有不言之信存焉耳雖然我近師逝矣今之能教某者莫如我柳師暨先生於先生而不通問又將誰問哉繼自今當罄所欲言以質於先生願先生之無棄之也讀祭近老文不覺淚下長嘆蓋自以世不復有知我師者柰何茫茫宇宙之中又有先生在焉然亦僅僅一先生已也猶不失爲知我者希也昔洙泗之間三千七十自以爲知孔子者亦衆矣至於三年治任之際欲事有

若以夫子然後知爲孔子之知己者空無入也不如是  
是何以爲孔子哉吾想子貢之徒其中心隱然以有  
若賢於孔子也豈但曰似之而已此亦往事之可歎  
者也嗟夫彼師也而欲更事於身後先生友也顧恨  
未事於生前人之相知豈在親疎久近之迹哉狗子  
無佛性話卽依來教參訖茲因寂空僧還托之致謝  
不一

沈介庵書

仲冬朔熊堪輿將鼎翰至開緘盥讀若奉顏色乃知  
不孝孤之所以繫念於賢人之門者以此學也又乃  
知門下任仁之切未嘗遐遺海內同志也又乃知門  
下欲同志偕之正道意向或偏世道隨壞而憂之隱  
慮之遠也則豈但孤感而已實千萬世吾道之幸夫  
學之爲言學也人之性至虛至靈原無定體惟隨其  
所聞見者而學焉故陳俎豆設禮容椎埋賈術之時  
而學已行矣是人性之真體也是赤子之心也此心  
能不失焉於人爲大人於學爲大學故大學之道在  
於明明德以親民而親民以明其明德以止於至善

焉見俎豆而俎豆見椎埋而椎埋見賈術而賈術者  
明德也見俎豆而後俎豆見椎埋而後椎埋見賈術  
而後賈術者親民也以椎埋爲不可也而遷之賈術  
以賈術爲不可也而遷之俎豆然後安焉是止於至  
善也此孟母善教爲萬世儀也止之於其所止者謂  
之善隨其所見而能遷者謂之良使無能遷之性雖  
百遷其能如之何哉故有良而不善者矣未有不良  
而善者也大學明親之教喫緊求良也故學以無所  
執爲上無所執然後爲明德無所執而後能親民無  
所執然後能止於至善蓋不孝之從事此學有年矣  
恒自驗之每當離羣索居之際亦有一種道義可以  
安頓身心者自以爲無限穩妥也至欲自盟終身持  
守不易及其一見高賢大良則向之所執若長風大  
波爲之洗蕩無復影響又嘗驗之每順應一事應之  
時自信無所失也及其靜居之中或中夜寤省多不  
自安甚至愧汗浹背不勝追悔已少焉接良朋舒志  
意又覺夫初應之爲是而後悔之爲非也然後知道  
無定在友可輔仁過必不能免也惟友是箴善必不

能據也惟友是長古之人未嘗一日而離友此其學之所以易成也不孝延禍先人天地間罪子也自京師已得奇病加之哀毀幾無生理三年之中幸無他過惟朋來商學正復不免夫朋友在後世爲贅疣而古人所謂五倫也友之於五倫猶土之於四時無可缺者居喪而不接朋友是友之倫因喪而廢又不知孟子使充虞敦匠事虞其友乎否也吾安敢因象山而疵伯恭仲淹哉但如歌詩鼓琴赴席行慶之類乃爲禮樂自不能與誠所謂人子至情非作而致之者遂以此並絕朋友恐無是理矣門下謂論學亦立身行道中一大件似不可以苦塊廢似之爲言就論學言之耳舍曰論而直曰學焉則真不可以苦塊廢又真不可以頃刻廢非惟不可廢又且不能廢何者寢苦學苦枕塊學塊蓋無之而非學矣孰能廢之故論則有時而廢而學則無時而廢君子蓋有時而不論實無時而不學也門下謂聖門與諸子論學不外孝弟忠信卽顏子最聰敏其所請事者亦在視聽言動間非有高深之談誠然哉此所謂名教也名非實不



生得其實斯得其名矣名有萬殊實惟一致聖人之學以一御萬不以萬蔽一門下舉河東餘干江門餘姚四先生之學脩悟交致誠確論也愚謂悟之一字乃入道之門大學始教必先格物以致其知然後及於誠正蓋有格致而不及誠正者矣未有不格致而能誠正者也格致而不及誠正者亦其未之格致也彼之舍躬行而譚超悟者非能超悟者也安得藉口于姚江樂曠蕩而忘拘檢尤不足論矣安得自比于江門哉要之學以格致爲急亦以格致爲難惟其難也故始因其性之所近者脩焉雖未足以躋聖域而亦不失爲聖人之徒此爲中人設耳若夫豪傑之士自當勉其所難而安可少諉哉以當下爲入道蹊徑此自有說當下者時也時者天命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當下也離當下無天離當下無命離當下無性則離當下豈復有學耶故夫子曰學而時習之而夫子之成聖亦聖於時也學而流於清談廢事者由其舍當下之職業而虛騁其意見立好名目以夸示時輩競習成風安得不廢事哉子曰賜也賢乎哉夫

我則不暇學者終日茫茫蕩蕩不知自己性命落在何處命根已斷尚不自卹此子貢所以致夫子之一鞭而尚未知痛也夫子之一鞭正鞭當下而子貢之未知痛者當下離也不孝十餘年來正學得當下二字而尚自覺其出入之多也今門下訊及又安敢舍平生所學而二其辭哉是故悟當下者謂之真悟脩當下者謂之真脩頓於當下之謂頓漸於當下之謂漸一切聖神俱於當下化一切衆庶俱於當下日用而不知得此當下者聰明睿知而達天失此當下者昏昧放逸將迎意必而化物當下明通公溥則開萬世之治當下邪暗閉塞則基萬世之亂慎哉其惟當下乎恭惟門下舉動光明心事磊落爲烈烈大丈夫爲犖犖奇男子皆此當下之力也而自以當下爲未足得無望道而未之見耶抑亦聊以試疎淺之夫於荒迷之後也不然則病夫敢比之於千里之鷲毛庶幾萬分之一乎而未審有當於門下否也天台耿先生穎泉鄒先生皆近溪先生執友不孝雖未執業實心師焉其所著論自欲相輔而行古人所以貴有友

者正爲此也若諾諾附和則豈上天生吾人意哉古  
之學者亦不肯學一先生之言一先生固不能盡言  
也故夫子焉不學若以彼廢此則於道悖矣僻處海  
濱同聲希闊幸乘鴻翼輒吐肺肝惟門下裁正之

葉龍老

辛卯歲因龍老索奇書以表太  
史海蠡編寄覽書來云云因復

伏承札教云此書稍雜禪家見解豈不誠然乎哉卽  
謂之全禪可也老丈以奇書索生不敢不以奇應雖  
然老丈豈逃禪者哉君子之學務其實而已矣實苟  
同也雖禪其名復何害焉實苟異也雖儒其名復何

不害焉昔之儒者常闢佛矣取其書讀之其不爲更  
號以逃禪者蓋無幾也陰用之而陽闢之豈堯舜之  
道哉夫儒之學以經世也而苟不能知出世法則亦  
不足以經世古之真儒必明於出世之法吾儒出世  
之法何也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是也心如鐘焉  
一扣一鳴百扣百鳴不扣則寂然而已矣故聖人於  
物也無畔援有天下而不與也佛之學吾不知其詳  
也然攷西方之典載世尊一日勅阿難食時將至汝  
當入城持鉢阿難應諾世尊曰汝旣持鉢須依過去

七佛儀式阿難便問如何是過去七佛儀式世尊召阿難阿難應諾世尊曰持鉢去蓋佛出世法大略盡是矣而此諾此持豈出世事哉然則出世者佛學之名也盡其所以出世之實恰與經世法類焉經世者亦儒學之名也盡其所以經世之實亦恰與出世法通矣天地間寧有二道乎哉然今之爲吾儒之學者淺矣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乃吾儒之過去七佛也而今之儒者曾依其儀式否也若果曾依其儀式焉則上下有經百司奉職百姓安其田里而四夷爲之守

庸言信庸行謹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邪自閑而誠自存矣奚事乎馳見而騁辭爲哉今之儒者不能也而徒持其空名以攻佛及其攻之不勝也曰吾謹避之耳亦可笑矣而反笑彼之不避者是何異以五十步笑百步哉且夫中國之待夷狄也其策不出於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則雖如周宣之薄伐玁狁至于太原皆不足以爲策之上也况乎忍巾幗之辱而猶恬然以爲得策哉今儒者之逃禪何異于此且非徒忍巾幗之辱已也將并自立之中土而與之如趙宋矣

猶號於海上曰吾中國也豈不可哀矣哉蓋我

太祖高皇帝所以爲天挺聖神也其論三教曰仲尼之道祖堯舜率三王刪詩制典萬世末賴其佛仙之幽靈暗助王綱益世無窮惟常是吉常聞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三教之立雖持身榮儉之不同其所給濟之理一世人於斯三教有不可缺者大哉皇言聰明睿智達天德矣故能驅逐胡元大闢乾坤而肇脩人紀不亦宜哉今之儒者於仲尼之道所以祖堯舜率三王刪詩制典者果能默契洞曉了了無疑乎

則雖時引一二禪語以明之何害譬之聖天子端拱明堂冠裳萬國之中雜以四夷君長不惟不足爲朝廷之羞而益足以明大一統之盛蓋中國尊則四夷自効其貢獻儒道盛則異教自助其文詞理有固然者然中國不可以四夷飾尊儒道不可以異教飾說實之所在不可得而欺也且儒者之欲闢佛豈易言哉佛可闢則儒亦可闢也何者皆古之所無有也未有文字之前天下之民惟知鑿飲耕食之事而已有文字而後有義理義理之流也而後爲儒此土儒矣

彼土安得不佛哉中國之儒息矣彼佛安得不入哉  
井田之廢久矣游食之民衆矣民之福不齊而鰥寡  
孤獨者衆矣取士之途狹而慧辯高亢之士無所容  
矣不佛之歸而誰歸哉故後世之有佛也亦天道人  
事之會也今欲闢之必大整頓吾儒之學如古者禮  
樂射御之教六德六行之教井田取士之法一切俱  
復然後可然今之爲吾儒者未嘗深求所以整頓之  
故如白沙陽明諸君子所孜孜汲汲者誠其人也後  
之學者不能深惟其意以繼其力之所不及反從而  
非詆之整頓於久壞之後非并力相繼百餘年未易  
言也今千百年中僅出一二人而後死者遂非詆之  
使其一生辛勤刻苦之力盡廢而又欲遂臻於古者  
道術純一之盛豈不難哉且白沙先生之所謂靜中  
養出端倪陽明先生之所謂致良知皆其身有之而  
轉移人心之柄也猶孔子之言仁孟子之言仁義也  
若以道論之無聲無臭至矣仁與仁義豈足以言之  
哉然欲明道以覺人則不容無言既有言則不容無  
柄故仁與仁義云者孔孟之言柄也仁與仁義既可

以爲言之柄矣則端倪與良知獨不可以爲言之柄哉又奚必孔孟之是而白沙陽明之非也

葉化甫與韋純顯論

學有攻陳王先生語

善學者亦觀古人之精神而已矣學不厭

教不倦孔孟一生之真精神也以此求之白沙陽明二先生何如哉似亦可以無愧矣宋之儒者於其先輩之著作皆講求而傳習之我朝之學者不然弁髦其說而操戈以逐之其志蓋以求勝也不知已之說亦將爲後人之所勝也苟有其真精神也猶將有類我者勝我也若乃無其真精神乎不待類我者亦勝

我矣如曰吾不計乎後之勝我也則亦奚以求勝乎前人爲哉凡人心之愈趨而愈下也皆本於求勝商欲求勝乎夏也故不足其忠周欲求勝乎商也故不足其質其所求勝者乃其所愈下者也嗟夫難言之矣如不佞者蓋亦墮於中而不自覺者也惟口起羞亦可以止止勿說矣惟老丈一笑

### 蔣蘭居年丈

春初承翰示云悟後不妨做工夫今見此語何如果極則之談否老丈若執此語爲是則工夫且置請問

悟事何如所謂理以頓悟習以漸除者不過權宜之說豈可執以爲實乎若見有習安得不除若待除習安得不漸原來本色中求習了不可得豈惟求習了不可得就求理亦了不可得二俱了不可得又欲求除求悟豈可得哉此最切近千聖萬賢與愚夫愚婦以及一切有情無情同在此中過活天下本無事也鄙見如斯惟老丈裁教之幸甚

又

臘初敝鄉韓雲麓兄南行曾附短札此時想達記室矣乃者獲奉手教所以督誨弟者甚切何幸如之祇領感謝固不待言已獨所云不必與弟論種子且欲與弟論工夫者反之愚衷未甚了了又云未悟之人言工夫則盡葛藤旣悟之人言工夫則盡真實亦未審何者爲未悟何者爲旣悟也又云佛設金剛之象爲護法王無量妙義卽易天行健自強不息之謂亦所未解不知金剛天行係人力做成否若果人力做成不當言自金剛自強也又云吾輩旣自許見性直須打辦精神純然於穆不已之命此佳語也然弟亦



不敢以見性自許又云不必言同之一字以分別天  
人名相此卽工夫欲求工夫實義卽起意卽動念早  
已離却百千萬里此段尤第所未解凡第所云未解  
者皆實未解不敢臆對亦不敢粧村也此事自須奉  
面求正來人南去甚速姑述鄙疑如此不敢蕪蔓惟  
門下亮察

鄒南臯年丈

滿擬去冬得告而歸握手江頭傾聆至論不謂茲懷  
未能遽遂復移之夏秋之交矣敝鄉韓雲麓兄曾帶

小札想已徹覽黃吉水至都下示以老丈所序孝經  
洋洋乎大篇世教賴矣此學會有日新之益天地萬  
物也我也念念不停新新不住舊所知見舊所蘊蓄  
當無停泊處始得稍有繫戀稍有安頓謂之受用則  
可謂之學則不可此諒老丈所熟知者然第亦一言  
之以就正也周海門年兄於學問甚切望大家共證  
之不備

又

辱札教者三矣第居憂三年亦與病俱未能覓便奉

答然詩有之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者弟之謂也  
得吾丈至敝舍獲聞動履萬福爲慰寄示雅什誦之  
颯颯乎有金石聲其中任師道成人材可謂大勇力  
振古道於今日者也弟向以病未堪此今始平復亦  
欲學邯鄲步耳過建昌營先師之葬此念耿耿然以  
老母多病難出門旣不能至建昌卽虔中亦難如約  
已然弟可行卽行不待約也攻無備出不意丈其堅  
壁以待之何如答問集一部奉覽外雜記一冊求正

又

承鼎翰惓惓以學道爲言實駑駕之策鋟也幸甚幸  
甚謂譚道者多悟道者少豈不然哉悟之一字本出  
禪宗然究其實卽大學之所謂致知孟子之所謂著  
察也乃吾人入門之必不可少者足下言及此則旣  
悟可知矣承訊真悟真脩者有幾此又弟之所難言  
也何者弟尚未悟也彼真悟者非未悟者所得知也  
弟尚未脩也彼真脩者又非未脩者所得知也旣不  
得而知之又惡得而爲足下言之哉乃若聳眉樹肩  
爲當代開法眼足下之言益大矣願足下勉之同年

中或尚有人焉非第綿力所敢任也然則第於尊教不重負矣乎非然也庸詎知第之敢任者之非負乎庸詎知第之不敢任者之非不負乎足下又將何以教之

許甸南給諫

道莫大於仁學莫先於識仁心莫先於好仁經綸天下莫要於舉仁故仁識而不仁者自不能混也仁好而不仁者自不能加也仁舉而不仁者自遠去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今識仁好仁舉仁是由

乎仁之道也由乎仁之道而不仁之道自與我不相涉也非但不與我涉亦且皆化而爲仁也非但皆化爲仁亦且原無不仁也此聖人中和位育之要機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焉者也不善學者輒區區於不仁之校夫區區於不仁之校非但天下之大其勢有所不能卽一身之小其理亦有所不可凡心有所向便是欲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故克伐怨欲不行孔子難之是所謂一身之小而理有所不可者也而矧天下之大其勢又安能哉然則世之學者不亦徒

勞而鮮功矣乎善學者則不然反求諸身自識其一身皆仁也由是博觀于天下又識乎天下之皆仁也於是乎仁其身以仁天下其制欲於一身而錯枉於天下者雖不盡廢而要之以仁爲主則彼亦若飲食之有取舍起居之有向背自然輕妙而不犯手段安詳而不動聲色矣嗟夫天下有至易之事而人自難之有至簡之事而人自煩之皆始於學之不講而不求先於識仁焉故也

周謙山先生

生與門下同郡不知門下之學乃爾承示論學書幸值暇隙把玩不釋手遂卒業焉始心醉也生幼服庭訓卽志斯學壯而求友始開一隙之明強而得師方醒百年之夢豈期先覺近在吾土何其知之晚也深自咎也然尚及知也深自幸也凡論學諸書犁然有當於鄙心焉至與弼唐先生第八書及寄郭平川太守書往復千言如字紙脫印板當與西銘定性並行萬古蓋見理透徹固不待言卽脩辭處亦足以令知德者不厭不知德者不惑也仰見門下所造多所度

越然鄙心亦尚欲有所請正者而未卜其會晤之期也是以輒貢其狂語如左蓋聖人之學與愚夫愚婦同其知能何也愚夫愚婦通體悉是聖人無二無別聖人者若與之有一異焉則是爲之妖怪爲之贅疣而可無有者也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民何知哉聖人若異乎民是異乎天也天胡可得而異也吾人之學夫何爲哉蓋因平日不肯照常有一點希慕聖人之心生長許多意見于今曉得此等意見不是便漸漸與他消去漸到那與愚夫愚婦一樣時方始與天合德似世人希慕長生而求之服食一旦知得服食之害旋將毒藥消去消到腹中無毒時恰與那不曾服藥的人一般何異之有若此者亦生一時妄見也謹就門下正之幸金玉之罔遐比面談於萬里

又

伏承翰教有契悟超越之許生得之且愧且懼夫道一而已矣古之人如此而格物致知卽如此而誠意如此而正心如此而脩身如此而齊家治國平天下

蓋如此而悟者卽如此而脩若不可以如此而脩者卽不如此而悟也尊教曰天地之間混然一氣生天生地生人生物自古及今未之有易故不獨夫婦與其知能雖鳶魚草木以及頑然無知之物亦此知能也但聖人有此學故聰明睿知與天合一圓神變化妙入無盡衆人則日用而不知耳今學者不勘學路故終身無成又曰況人日間百感紛紜情欲交熾省察少懈則種種念慮盡爲道障反復尊教是兩截語也伏惟老丈德盛心廣不却衆庶生請畢其愚夫聖

人聰明睿智與天合一者豈能有加於鳶魚草木之外哉而鳶魚草木之知能又何嘗不聰明睿智與天合一哉若鳶魚草木不聰明睿智不與天合一卽不成其爲鳶魚草木若聖人能有加於鳶魚草木之外又安在其爲聰明睿智與天合一也蓋鳶魚草木渾然一天也聖人惟與鳶魚草木一是以與天一也究聖人之成也如此而成則知聖人之學也如此而學學以成聖也此理固不增不學而爲衆人也此理亦不減學而得其路也不得不同學而不得其路也不

得自異吾與天地間愚夫愚婦有情無情萬感萬應  
真如魚之在大江大湖渾身皆水何者爲紛紛交熾  
何者爲念慮道障從何處省察從何事省察哉今夫  
鳶之飛也氣至則飛矣何嘗省察而後飛魚之躍也  
氣至則躍矣何嘗省察而後躍草木之發生也氣至  
則發生矣何嘗省察而後發生舉天地間萬萬其物  
無一物不任其天無一物待於省察何獨於人而  
異之如謂物無待於省察人有百感紛紛始待於  
省察物不能省察人有心思念慮始能省察是二之

也二之是妄見也如謂悟處當見其同脩處當見其  
異是亦二之也二之亦妄見也天必不二道必不二  
聖人必不二故其聰明睿智與天合一者不二故也  
圓神變化妙入無盡者不測故也其爲物不二故其  
生物不測也二則可測矣可測何二如之故凡待省  
察而後合於道者以人測天以粗測微去不二之體  
遠矣此毫釐而千里者也如此而學必不能盡神恭  
惟老丈竭力此學一生視聖人不踰矩之年已過之  
矣省察之言諒爲後學慮耳生則念會晤之期難不

敢不直凡後學視聖人爲高遠不可幾及及其有志  
矣又率歸於鄉黨自好而止者皆後儒繁難之說誤  
之也誤人卽其所以自誤者也生鄉之後進也以後  
進而聽長者之教宜虛心承受顧以孔子之聖猶求  
助於門弟子而武公九十不忘交傲今唯唯而已非  
所以善體長者之心也是以寧直毋隨惟亮察而終  
教之幸甚

焦漪園會長

承辱臨況使得傾領大教幸甚幸甚竊聆餘論仰見

執事舉心動念悉是活機啓口容聲皆爲妙語生也  
受益弘矣而爲吾道慶幸大矣顧惟克已二字與師  
門宗旨稍殊執事與生同師猶同氣也安敢不相正  
哉執事曰吾人與天下本一體也惟其有已是以不  
免間隔能克已復禮則天下同歸於仁則下文四勿  
皆克已之功也是克已猶言舍已也執事所謂已所  
謂非禮本看得精微活潑與宋儒及一切時說異生  
可以不言而會矣但我師曰克能也已卽由已之已  
克已復禮乃能自復禮也此豈強爲之說哉蓋以顏



子所問問爲仁也。孔子之答答爲仁也。仁是何物。渾然太和元氣也。太和元氣之中。雖纖芥微物。猶不傷殘。況天下之大乎。又況自己之親乎。欲不傷殘天下。先不傷殘自己。漪老復我云。尚且無已。何處傷殘。則克之一字。决非克治克勝克去之謂矣。如顏子問爲勇。而孔子以勇答。則如此訓克字可矣。針芥相投之義。斷斷乎不爽也。我師常言此章須詳復之一字。易曰雷在地中復。又曰復以自知。此大地陽回百嘉暢遂之際。故以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象之見不得輕動一毫也。而敢云

克乎。蓋徧地皆春。渾身是寶者。復之象也。而去其間隔者。則噬嗑象也。顏子之學。由復入乾。故他卦皆不足以當之。我師平日看孔子話頭。及看易十分細膩。十分親切。而其看仁之一字。復之一卦。尤爲細膩。尤爲親切。至於主張克已二字。尤極力隄防。盡命爭辯。惟恐少涉傷殘。失却伏羲孔子一生精神命脉耳。昨執事亦云復卦原屬顏子是矣。是矣而不能不動於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之。旨竊常聞之師矣。此四句非克已之功。乃孔子贊復之妙也。猶之今

欲贊春之妙云有陰霾未嘗不融融之未嘗復結也  
欲贊紅爐之妙云有點雪未嘗不化化之未嘗復留  
也故曰孔子贊周易九易中所云皆是就其見成者  
贊之也執事謂此語何如哉生性極鈍極拙惟確守  
師說一字不敢輕易竊謂孔子一綫真脉至我師始  
全體承受者正在於此而其學亦可謂至矣若乃宣  
揚而光大之如執事力量豈能兩有生忝同門之末  
實不能不厚望也披露肝膽惟執事一意扶植萬幸  
萬幸

蕭豐源

向年亾友孟我疆先生常誦執事高誼生胸中遂恒  
與執事對然獨謂行誼節槩有以異於人耳近詢貴  
同年曾金簡公乃又知執事不自以行誼節槩爲足  
而直欲主靜以求至於聖人之道生始信執事之真  
爲豪傑之士蓋人之度量固相懸絕世蓋有簞食豆  
羹繾綣而不舍者有萬金之富公卿之貴脫然舍之  
如棄敝屣者夫敝屣萬金之富公卿之貴則世所絕  
無而僅有者也至於行誼高出於古人節槩大異乎

流俗而能脫然以敝屣舍之此窮天地亘古今不可  
以一二數也夫聖人之道初非有所甚高而難行也  
惟人之情有所甚惜而不肯舍故不可以入道狂狷  
者聖人之所取也苟自惜其狂狷而不肯舍則其不  
可與入堯舜之道亦與鄉原也無擇今行誼如執事  
節槩如執事而一旦舍之以求聖人之道非孟子所  
謂豪傑之士其孰能與於此故曰附之以韓魏之家  
如其自視歆然則過人遠矣其執事之謂歟生嶺南  
迂士也地僻見陋不肯自安而奮然求友於四方如  
執事神交久矣偶有鱗鴻之便中情勃不可遏因貢  
其狂言如此惟執事錄而教之幸甚先師近溪羅先  
生集一部奉求覽正

趙虛白

足下於此事參學已久一旦豁然自信宜乎有無量  
快活作縣事務儘爲繁劇然自不覺其勞譬如馬良  
車快而過大行雖有險阻容易過之矣至若不動心  
之說非心全不動也如見入井則怵惕見殼棘則不  
忍見疇蹠則不受見去齊則不豫總是不動如目見

黑則黑白則白。日何嘗動哉。耳聽宮則宮。商則商耳。何嘗動哉。物皆然。心爲甚。其動也。正其不動者也。識得此體。以當大利害。大得失。何動之有。若只以不動爲不動。則及其不能不動時。便生疑悔。豈知不能不動者之卽爲未嘗動。彼苟動也。奚以能不能不動如是哉。承云有疑不能決。卽無疑亦莫與印正。誰知汝無疑有無。皆由汝儘有決擇。儘有印正。柰何云無。令弟年甚妙。性甚敏。寄來人莫不飲食人。能弘道。二作甚有識。見予欲其抑心謙下。以成全德。願足下亦以此意示之。

趙燁

足下年甚少。志甚篤。資性甚敏。吾道中一巨寶也。承云獨處無可語。易於放下。又云疑思盈胸。無人印正。不其然乎。蓋此學一遇同志。便分外生發。越加快活。至於離羣索居。亦不過隨衆作務而已。雖放下亦不妨也。此是須臾離不得者。豈因放下而遂無哉。至於有疑料。只言語文字之間。不能無疑耳。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已是全體真知。何疑之有。細觀足下二

作此事已甚了了。決不致大疑也。但有一事相勸。第一要卑。以自牧。慮以下人。爲急。不然從前所得。悉是妄見。不可不珍重耳。若夫放下處。正是照常。知疑處。正是真知。生不以此爲足。下慮也。

又

承問見過自訟之旨。愚以爲有若無實。若虛方能見。其過不怨天不尤人。謂之內自訟。吾人念頭上。但有一絲牽掛。俱是過。不必逆施諸人。然後爲過也。我賢矣。病體至此。且須一切放下。屏息諸緣。勿論見過自

訟。且用已矣乎三字。更爲喫緊。白沙先生云。千休千處。明一了一切妙。亦此意也。賢契。但信吾言。千萬珍重。外過箴一章。請每日諷誦數遍。或令童子朗誦而聽之。足以清神爽氣。百病自去。

箴曰。我本無過。過本無我。我本無我。過本無過。皆我無我。皆過無過。無我皆我。無過皆過。噫。一切放下。無可不可。

何九叙秀才

韓雲麓丈入京。曾接翰教。仰見理會此學之切。時欲

作答不知有何事。兜絆遂忘之矣。今海羅丈入京，又接尊翰，始憶前書，徧處搜尋，不得無所據以答。足下雖然就使據問以答，要亦解釋文義，增益知見耳。多一字卽爲道障。夫子所以欲無言也。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猶爲不了語也。此道當下何物可濯？何物可暴？濯暴且不可，又豈可得而汙染哉？足下與劉肖一讀書，羅浮甚佳，但所寄示皆不了中之不了者。當日別曲江，尚有灑然自得處，想忘之矣。又未知肖一何如也。不佞歸省老親，已有日會當傾領諸君觀磨之益，茲不悉。

朱紫垣秀才

徐貢士首夏入京，得接翰教，喜慰無量。以足下不忘學也，學業之溺人也久矣。足下之困於是也，可謂甚矣。人或改繩墨以追時好，乃猶以迂闊之談爲念。此足下所以爲異於人也。雖然道如大路，足下信之矣。柰何又有邪岐曲徑之疑乎？豈以道本大路而我則未免於邪曲乎？是道自道而自我也，豈知我卽是道道，卽是我我。若邪曲則道亦邪曲，不得獨言道正。

直也道若正直則我亦正直不得反言我邪曲也若云道本正直我尚未免邪曲須變我邪曲以體道之正直又不知吾人自少至壯自朝至暮所幹何事鳶飛魚躍草天木喬何嘗體道何嘗離道吾人自視反魚鳥草木之不若何也吾人若于此處不甚着力勘破未免恐懼疑惑而動其心故發之于文未能直捷文與道一也豈文自文而道自道哉生於此處亦全未之有得但願與足下共求之耳追惟往日聚樂劇談恰是十年事矣何日再得晤而申之懸切懸切

答曹州貢士郝珩

讀來翰訊生以百姓日用不知之說足下自許明易者也豈有疑於是哉生知足下必無疑也無疑必非以爲問也非問而生強答是謂狂瞽生亦述生之疑以謝厚愛而已蓋昔者孔子之學易也韋編三絕鐵簡三折漆書三滅猶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近世吾師羅先生學易於其門人胡生三問而不肯告三呈而不見許夫自學者其久若彼學於人者其難若此今也不需歲月不借指授而輒能通其

與又能爲之說意者宿世之所存乎天下固有異稟未可以常情測度也足下其然乎幸明教之

書李明仰冊

李子游學於京師而歸請言於楊子楊子曰子於此理其有不信矣乎曰信之曰信之而欲有言何也曰信之遂可以無言乎曰非謂信之可以無言也謂夫此理非言之所能盡也何者六經四子以及諸儒之訓詁語錄非不備也而學之者尚未能有得于其中之言固有所不能盡也言固有所不能盡而惟信者

能盡之有人不自辨其面者或告以闊狹之度或告以青赤之色或告以眉目頤頷之狀而至於引物以擬之徵人以方之雖更十百人之言而其中猶恍惚無所準及夫明鏡在前一攬以自照則向之言者皆是也彼亦有所不盡者而吾亦無事乎彼言自足以盡之也學之道亦若是而已是故學貴乎自信自信者誠之謂也今夫天之大生也是以誠大也地之廣生也是以誠廣也自其廣大者言之則累千萬言而不足自其所以廣大者言之則一言而有餘故學而



至於誠則與天地合其德矣自信之謂也自信者無所事于言子非不信也而曰信之遂可以無言乎是猶未免于有言也意者子信於言而未及乎自信也子其慎求之矣苟有所未信雖求之言何害子猶懼子以信自安也抑子猶爲子懼也安敢遽以懼子願與子共勉之而已李子再拜曰謹受教

答友人不怕死說

傳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死者人人所共怕也聖人亦人耳謂其不怕死可乎佛學

有脫離生死之說卽孔子朝聞道夕死可矣之說也剡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天下人之浮於大江大海而不懼何也恃此以不死也凡聖人所以濟世之具皆起於怕死而爲之圖此之謂不遠人以爲道也而聞道以離生死尤其濟世之大而舟楫之堅者惟怕死之極然後有之後世儒者諱言怕死二字故其始也姑以不怕死爲名而昧其中情其旣也遂以不怕死爲實而去道益遠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曾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

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曾子者唯一貫之傳而得孔子之宗者也其怕死如此向使死而怕則深之臨也任其墜而已薄之履也任其陷而已何戰戰兢兢之有而又何以得免爲幸也然則曾子之情可知已後之儒者知尊孔子又知賢曾子至其爲學何相背之戾也豈非自流於異端而不覺哉吾嘗觀之人情無有不怕死者及其不怕也必其有以勝之小人之趨利也走死如鶩是利勝死也烈士之殉名也終死不顧是名勝死也忠臣之衛社稷也捐軀不恤是忠勝死也戰士之赴大敵也矢石不避是勇勝死也匹夫匹婦之自經於溝瀆是諒勝死也苟其無以勝之未有不怕死者而論天下之全勝則無如聞道者矣世之談不怕死者旣遠於道道何由而聞未聞道也而又不加數者之有以勝之輒曰不怕死吾誰欺

蔡選部來書云閱李卓老別刻有論佛學初以怕死爲跟脚則必以脫生死離苦海免恐怕爲究竟無有不證涅槃致彼岸者又云聖人惟萬分怕死

故窮究生死之因直證無生而後已李姚安於佛  
乘不淺審爾則世儒所詬誚佛家本怕死故云脫  
離生死不爲不深中其病而此等脚跟恐未可謂  
之真脚跟亦未可便當上乘也蔡君此問可謂切  
問者乎吾不可以虛負之故著此說

羅鵬雲文宗書

曩辱垂教是時荒迷特甚不知言談何以抵對去冬  
先塋襄事今春祥肉已頒衰疾漸平稍省人間事入  
夏文塘丈復抵舍獲奉翰教多所稱許似謂其可教  
而進之于共學之列者自惟何以得此於老公祖門  
下哉意者曩所就正有一二語近似者乎卽有一二  
語近似要不出吾師之緒餘也亦不出老公祖之舊  
聞也而迄今猶着于懷仰見好學樂取之誠矣承云  
先師近翁直指人心先登道岸復赤子天性之真擴

萬物一體之度主盟千古直接孔顏此實天下萬世  
公論也門下以家承稱美豈阿私哉今試與門下傾  
論之夫先師以仁成其學卽以學成其仁以道弘其  
身卽以身弘其道其羣同志而商之學也乃其所以  
學於同志者其忘畛域而同乎人也乃其所以嚴於  
自治者其語赤子之心十不及二三而觀其所行則  
赤子之狀盡見矣其言一體之義十不及四五而求  
其所爲則一體之實悉著矣是之謂以身爲量則無  
不覆也以身爲基則無不載也以身爲時則無不今

古也故並育並行不害不悖惟先師爲然他人之學  
也猶一家也而他家爲鄰家矣猶一國也而他國爲  
鄰國矣先師皆家之皆國之是故其平生無所不學  
無所不師若江漢濟淮一入于海皆海也誰復論其  
源之長短流之清濁哉而非窮大失其居也其兼覆  
載也取之一身其貫古今也取之一息至易至簡而  
已矣求之於古若舜之聞善若決江河文王之無歆  
羨畔援孔子之無意必固我近之矣是故天下之真  
大人必爲天下之真赤子天下之知赤子者亦罕矣

又奚怪其不知我近師也昔葉公之好龍也左右屏  
垣無不畫龍者一日真龍垂頭于牖舒尾于庭葉公  
走而避之人咸笑其好畫龍而不好真龍也今談赤  
子之心孰不艷慕一有真能赤子者出焉又莫之與  
也是葉公之類也門下近於此事究竟甚深故鄙說  
敢及於此承教正心誠意有心正之有意誠之恐猶  
落第二義不若心無其心不正而正意無其意不誠  
而誠此見門下理會到甚深處然尚非大學之旨大  
學教人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今舍格致而  
遽擬誠正卽與大學相反不可不察也蓋必於物之  
本末焉格之洞然知吾身爲天下之大本則其欲明  
明德於天下之意不得不誠誠之至矣則其以天下  
爲度之心自無不正是心與意正與誠皆自明明德  
於天下言之非泛泛然言心言意者比也其說則答  
問集詳之矣黎文老具道門下求道甚銳聯學甚切  
夫求在我者求卽得之矣道在邇而事在易幸毋爲  
其遠且難者區區之獻止此伏惟鑒亮不悉

蘇紫溪同年書

首夏末旬得接來翰及所刻易說捧誦之乃知門下  
於此事造詣甚深較勘甚破殊自覺愚弟之見猶糠  
粃也伏惟門下以生之謂性一句是言性之最妙者  
此豈私告子哉實大易之宗旨孔子之微言也門下  
又云孟子之言非關告子而別有旨也嗚呼安得有  
大識見大力量者如門下者當宋儒之時而與之一  
決不致悞數百年間人才哉又曰人知生之謂性則  
當盡其性以不虛此生故舉犬牛與人之性并言之  
猶言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一失其生則遺禽獸不

遠此數語尤佳然弟未悉所謂盡性者如何而盡所  
謂幾希者果何所指聖學毫釐千里正在於此故未  
敢輕諾也翰教首稱聖人欲人循循於彝倫日用之  
中而自得其所爲性此所謂不言而躬行者尊見蓋  
謂性命可以不談但能循日用彝倫之理而性自得  
矣則所謂盡性幾希當不出此夫人不先明性命之  
根原而能循日用彝倫之理是大學不先格物致知  
而遽欲正心脩身也得乎夫知彝倫日用之卽性非  
學有所悟者不能也人物幾希之辨正在於此今欲

人不言而躬行則終於行之不著而已終於習之不  
察而已欲盡性以不虛此生奚由哉古者聖人之立  
教也慮人之近於禽獸立之司徒使之明孝弟之義  
以謹播之民非教民孝弟也孩提知愛稍長知敬孝  
弟既已行矣聖人特爲之申其義耳豺狼有父子蜂  
蟻有君臣鴻鴈有兄弟睢鳩有夫婦倉庚有朋友性  
之也而不能自知惟人也可以使之知其在此凡民亦  
尚知之難惟人之秀者知之易也此聖人所以養之  
學校登之俊造以輔翼世教於無疆也是故不通其

義者不能申其義一人能申其義則百千人明其義  
百千人能申其義則萬億人明其義明明無盡遂徧  
寰宇故唐虞之世比屋可封至於擊壤老人亦知帝  
力之何有康衢兒童亦知帝則之默順皆由此而成  
也其機括具存于大學一書如次第之少差竟徒勞  
而無益耳弟敢謂仁兄之論性甚確甚精而至論盡  
性則未詳未悉無乃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耶易說洋  
洋纏纏皆至理之言古人未發之旨每當生生處發  
揮暢快信非苟作獨於復卦未盡其蘊易之有復如

人之有眼一身光明盡在惜末由縮地傾領緒論也  
承云周李毀方踰閑此傳者妄也周公乃鄉場敝座  
主與李爲友而跡若冰炭其爲人也壁立萬仞非義  
不錯寸趾實古之狷者也李則一大豪傑其進道也  
若楛矢之發於機若飛泉之下壑赤日之轉空也二  
公皆可敬可畏而局面不同而肩肩若弟者又何足  
以師之哉承云吾輩用工只要攻其惡無攻人之惡  
是矣是矣又曰黑白亦不可不明弟以爲目之於黑  
白也已犁然矣豈以爲不可不明而故明之耶以爲  
不可不明而明之是有意於明也有意於明則適增  
目中一障而黑白或有時而淆之矣聖人於觀人一  
事蓋三致意焉卒以好惡歸之仁者有以也仁兄學  
契生生之旨與仁者同途矣弟不勝區區之願但願  
仁兄生而又生則志仁無惡夫無惡矣又何攻焉無  
惡之可攻乃真攻惡者也將舉天下皆無惡之可攻  
也太和之氣豈不充然在今日宇宙間哉伏惟不彼  
而終教之幸甚

劉承所



闊別久矣獲奉教札有如饑渴之於食飲也承云無  
等待無造作此千聖法門足下直信本心豈取迂生  
口吻哉至於天空海闊何處非我固不必株守匏繫  
爲是然豈離所守所繫別尋天海舍眼前空闊而別  
求空闊哉是又有等待有造作矣與不二之法背馳  
矣知足下必不然也不佞近來亦不濟事衰病侵尋  
談說漸廢久知此事開口不得但不能頓閉耳謗法  
侮聖罪之大者因病而省談雖一失亦一得也足下  
以爲何如索新記卽無尚有舊說一紙封往一覽教  
之不盡

洗孝廉

承翰教具悉年來精進於斯道良足喜慰所云心一  
天天一虛虛則活虛則久俱是反身體驗有得之言  
非對塔說相輪者比也又云據見在時做見在事此  
正素位而行思不出位之極則也若果到此地位尚  
何道之不可幾又何過之不可改乎聖人未嘗無過  
只是過停不住耳故曰安安而能遷曰徙義曰勿憚  
改惟能改過然後爲真虛也執虛而自是卽不虛矣

故自知過而自改之虛也或人告而後改亦虛也或雖不改而人言不逆亦虛也何者蓋事亦有已應而不及改者或我原未爲過而人見吾有過者或迹雖若過而事理必不可不然者此皆在不改之類然人言未必無見而執已見以逆之卽吾中不虛矣要之事上難以執着聖人學問只要頭腦是當虛者學問之頭腦也事有過而虛無過也過可改而虛不可改也此處見得親切方進於不貳過之域惟足下勉之生歸且有日寄面求正不一

寄李卓老

湖山佳偶足下又喪之真造化之畸人矣生想人寓形天地間若與遇而俱適則千態萬狀何可勝紀惟不求其同而求其適乃所以爲百慮而一致也苟不求其適而求其同則躍冶之金也是故達理者無是非契真者無同異人之見於大同中而強見其異於本異中而強見其同大同中強見其異者如百姓家謂做官人喫得一斗米飯本異中強見其同者如病人寒發時見人皆寒發熱時見人皆熱也此皆屬見

耳理中所無也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夫無故而見其異矣又從而攻之則吾之見益堅豈不爲道之害哉見去則無異無異則道存此殆孔子之意與友山丈入京適生負疴不得細領教益今南還因托以就正於有道門下者如此幸隨便惠教之感荷不淺矣

俞定所年丈

老丈在京邱時一付虛懷引得小弟多招口業自出京後不惟杜口兼以杜門蓋一病幾於不起矣新歲

來強起應人事始得與栢原先生相接又領得老丈手教喜慰喜慰承教云彼百姓日用矣患在不知今知之又患不能忘之道不遠人有以爲之卽遠之矣今未得放下一知是有以爲之也是於此道猶成二也不識何脩而可第正百姓日用而不知者何足以奉太問雖然旣辱問矣安敢弗答試以妄意奉復老丈湯聽焉上而天下而地靈而人蠢而物一切皆在日用不知之中而老丈自以爲知之請問所知者何也老丈試自審之蚤作暮寢饑食渴飲一切云爲

酬應有少分用着此知否耶苟無少分用着則老丈見今無知而妄自以爲有知也以爲有知既妄矣又欲妄而忘之欲忘之既妄矣又妄以爲不能忘妄上加妄終無已也豈知日本無花何花之可滅心本無知何知之可忘妄復無妄義盡於此而弟之此言亦妄也惟老丈一掃浮華直證真實幸甚

蔡體國

承華翰疊疊以學爲問非世俗寒暄語也足下品格不凡此足以觀矣學者多稱一悟而天下無餘事足下聞之不能無疑而以爲孔子好古敏求子臣弟友自謂未能終身循循不知老之將至未有簡徑直捷之方也此足下意思自佳然不過臆度之說耳試謂孔子好古敏求者求何物乎果止於禮樂名物而已乎倘止於禮樂名物而已也又何以云君子不多也吾一以貫之乎由此觀之則其所求者必不止於禮樂名物不止於禮樂名物則其所求者何也不可不深思而求其故矣子臣弟友自謂未能豈聖人實能之而姑謙爲之辭哉蓋道不遠人者也人之爲道而

遠人則不可以爲道矣。故聖人之所能者，皆衆人之所共能，而衆人之所不能者，聖人亦不能也。惟衆人之所不能者，聖人亦不能，故不敢以過求諸己。惟己所不能而衆人亦不能，故不敢以過求諸人。不敢過求諸己，故言常顧其行，不敢過求諸人，故行常顧其言。此君子所以慥慥有誠，而天下亦遂平平無事也。彼遠人以爲道者，則不然。不知己之實不能也，而常隱然自以爲能，不知人之不能，猶夫我也。而每紛然責人以必能，是以人己之間，俱無休息之期，尚可以

爲道哉。若是者，何也？聖人止於性分之極，而世之爲道者，馳求於性分之外也。其所以馳求於性分之外者，何也？不知性也，不知人也，不知天也。是故學以知性爲先，孔門之所謂知近世之所謂悟也。其名異其實一也。所謂悟後無事者，非無所事事之謂也。乃行其所無事耳。父慈子孝，君仁臣敬，兄友弟恭，目視耳聽，手恭足重，天高地下，時行物生，何事之有哉。今之學者，第恐其不能真悟也。第恐其不能真無事也。若真悟焉，真無事焉，馴致於篤恭不顯，無聲無臭之域。

也不難矣此足下當深求而篤信之者不必疑也簡  
徑直捷之方安可謂無但存乎其人耳顏子之在聖  
門其年最少而能見道於卓爾曾子聞言卽唯謂非  
簡徑直捷哉若子貢方信而忽疑冉求自以爲已力  
之不足雖求其簡徑直捷不可得也今畏簡徑直捷  
而舍之不求則將求之煩迂曲緩者然後可哉足下  
其深思之毋諱禪說而棄道真苟不離倫物而於心  
性有所發明卽孔子所不惡也故曰博學之審問之  
慎思之明辯之篤行之又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  
成名今釋典發闡性靈千古未有之籍也假令孔子  
見必在敏求之列否則烏在其博學哉不佞素情於  
道術而闢佛之事壯年之前亦隨衆而攘臂焉其後  
稍有所窺漸好其說然未究竟也近年以來博綜而  
潛玩始得其所以然乃嘆聖人爲羣生開迷道覺其  
苦心竭力如此又於是始識吾孔子之說與孔子之  
所用心又如此是不佞因佛然後知學孔子不敢諱  
也南中良友千載一時足下自去年以迄於今未有  
所得於友之分毫而第以意見臆度斯道意者心未

虛也足下第虛其心而於道思過半矣幸勿以予言  
爲贅

劉子誠春元

自足下西還以來忽忽半載適奉德音曷任欣慰首  
叙關學之幾墜繼陳始見之未真終言今信之已篤  
不其然乎吾道幸甚橫渠先生豪傑之士也西銘極  
其大矣正蒙極其精矣彼何以大且精哉知人之卽  
天知衆人之卽聖人故也其言曰知人而不知天求  
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惑也橫

渠之學至此則其立言安得不大且精也且人何嘗  
非天衆人何嘗非聖人哉特未有以告之或有以告  
之而不之信故皆以同天同聖人之身處夢寐中虛  
生虛死焉耳學何事學以醒其夢也欲醒其夢必醒  
者處乎其側然後可也嗟夫以孔子之門僅顏曾二  
子至於孟子僅一樂正子而猶在疑信之間大夢之  
醒若此其難也今足下以爲自信如此其誠自信乎  
哉願足下厚自愛矣承云此理本不暇辭說第牯亾  
晦蝕者多且久非然也非然也民之質矣日用飲食

孰能牯。孰能晦蝕。百姓日用而不知。知之不增不  
知不減。生適大夢之譬。亦非真言。此理既通。晝夜又  
安得有夢哉。吾輩又勿以夢觀人。方爲醒士。生此語  
不能有益於足下。但欲堅足下之自信耳。

王時揚

承示苦塊讀禮。此古道也。慰慰內有神攝航渡。驅策  
飛騰等論。讀之恍然。接足下於哀苦中矣。生蓋樸  
之夫。年來種種技倆。方自厭棄。安能有所稱說。作賢  
者航筏而飛騰之哉。獨念盱上先師從游於壯年而

篤信於強邁。今其逝矣。寧忍負之。是以每對友朋。輒  
欲舉揚宗教。而不容自己也。且此事寧俟神攝。寧俟  
策驅。吾人一身。自頂至踵。自少至老。自朝至暮。通體  
是聖徹骨。是天爲之。他不增不爲之。他亦不失。只有  
些些機括在人。一靈識之耳。要靈識之。亦不爲難。只  
在親近賢友而聽信之。今之人。卽古之人也。足下博  
學多識。古人之事。而親賢取友。以成其德。古人第一  
美事也。足下能之。則亦古之人矣。豈古有賢友。而今  
獨無哉。顧人取之。何如耳。惟足下自成。自道。自明。自



強生今亦自圖之不暇也足以能助我否乎

楊湛如

古人云學貴知疑大疑則大進小疑則小進此語大有警於學者學者常誦此語必不陷于足已自是之失矣然又當自審所見何如倘於日用平常處了無可疑而輒自生疑是乃退而非進也古人有言曰所生不疑惟德之基足下歸且半載矣日就月將此一段信機諒已能確然不退轉此道洋洋優優滿前俱是幸勿遠求也貴鄉楊晉庵先生請告回蓋孜孜汲汲於學問者也足下過從之便千萬虛心商證共成此一大事使貴郡淵源光于伊洛豈不美哉

又

予既作前書封識訖將送楊晉老處不意次早胡貢元枉顧得接來翰開緘讀之不勝喜慰乃遲前書不發更以此札附入奉覽來翰引大疑大進小疑小進之說生前書已悉其義茲無容贅足下獨與人講說處不能上下皆通隨機接引自疑參悟未徹故不足以發此自省之道固不可無也然亦不可助長孟子

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又曰日至之時皆熟矣然  
熟非難也真種爲難足下之種誠真而何不熟之患  
惟因不熟而疑其種則不可也夫仁者學問之真種  
也而仁者人也足下曰道不遠人合內外貫隱顯無  
靜而無不靜無動而無不動者是也足下得此謂之真  
種種雖真而方且耕之種之之時也若夫與人  
講說能上下皆通隨機接引則是刈是穫矣安得不  
待其日之至哉然欲待其日之至非勤勤懇懇聯同  
志而切嚙之亦惡在其能待日至也凡足下與人講

說非必求通人也求自通而已至於人之通否繫其  
機之遇不遇也吾焉得而強之哉足下藉此以求熟  
可也生數年前大約亦困於此賴師友勉以勿厭勿  
倦始漸漸得力今覲顏皐比日與海內羣英商榷大  
抵尚求熟而或乃擬我於教人亦過矣生豈能教人  
者哉足下其諒之否也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  
凡與友處欲自伸已說而不能盡彼之長自見已  
而見他人之非皆好爲人師之病不可不察也此言  
出於孟子而孟子或不免焉其闢楊墨是也好辯之

譏雖力於自解而卒亦自覺其不必然觀其言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夫辯將以息邪慝也今反經而邪慝自無此非所謂自覺其不必然者歟孟子誠不得已也今之時非孟子不得已之時矣易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此見龍在田天下文明之學今之時惟然而生與足下輩所當汲汲而圖者也承諭家庭之間孚信和樂孟子反經之道大易閑邪之旨孰大於此

又

貴鄉楊貢士至得接尊翰一通外有與王秀才論學語十三紙晉菴語四紙答晉菴書三首時義五首捧誦之下具悉進學脩業乾乾不息之力吾道幸甚翰教中所致疑者皆切問也道畏多言然旣辱問不敢不答願吾子善聽之子於道之洋洋優優云無疑矣又曰反之於身天濤地寧鳶飛魚躍之時固不少而情識意念習染旣久乘間爲崇尚馳逐而纏縛則子之所謂洋洋優優者何也不幾於道自道而身自身

乎豈知情識意念卽是清寧飛躍更無二體惟不二  
故不測也善學者一之而洋洋優優不善學者二之  
而軫軫擾擾善學者卽習化性而妙入太虛不善學  
者卽性化習而滯成物欲大抵學者只患不識心體  
旣識心體便合平常旣合平常便知千古聖賢與衆  
人心一樣吾人未嘗馳逐聖人未嘗靜定吾人未嘗  
纏縛聖人未嘗解脫吾人未嘗非天理聖人未嘗非  
人欲不須疑貳一任平鋪未應不執旣應不追遇困  
自知眠着蹶自知起飲水自知冷暖不用遮護不用  
計較善與天下共爲之失與天下共改之如泛葉舟  
於巨海四無倚傍而聽其所之此謂小心翼翼不識  
不知而順帝則也此謂戒慎恐懼而畏天命也此際  
若有愛人道好怕人道惡心腸卽是名根作祟久之  
易入鄉愿不可不畏也承諭及周程朱陸楊游諸儒  
之同異此固尚友論世之一端也然苟默會其同卽  
不必復見其異從古聖賢無盡同之見而亦不必盡  
同也不必盡同所以爲大同也夫學以明誠也誠者  
天之道也何謂空成一番虛說無實際得力處哉竊

謂吾人自有生之初以至今日後日無一人不實際  
得力無一日不實際得力只是不自知耳由此求知  
謂之明善誠身以此形之言謂之脩辭立誠離之是  
虛說也說果虛矣又何實際之可冀乎末段所云似  
于愛我而實非夫不追不拒豈爲學者設哉吾人心  
體自是如此而以爲專爲學者設此雪宮館人之見  
也子不可以是望我而我亦不敢以是願子聖人過  
化存神之妙正在於此舍此便無學矣據吾子見處  
不爲不高而於此置疑則猶未免虛見也可不懼哉  
請子實之離一切言說時時事事念念無不與道應  
魂魄二字與子何干而欲求解乎書至幸善理會勿  
泥勿疑珍重珍重

劉肖一

承喻別後携令郎入羅浮遠城市絕塵緣此是好消  
息學者無出塵之志終難語道但凝滯於此亦溺而  
已矣足下他年自有見處今且任之不妨也脩然而  
往脩然而來乃莊子語吾嘗引之以證良知之易直  
處原非持循工夫若以脩然往來作工夫反不脩然

矣。未及世上作爲不近人情一段，誠有感慨然。吾人之學，以反身自治爲第一義。假如見他作爲便反身，要不作爲，見他不近人情，便反身要近人情。我不作爲矣，猶見得人有作爲處，非人作爲也。乃我尚未免於作爲也。我近人情矣，猶見得人不近情，非人不近情也。乃我尚未免於不近情也。刻刻反觀，鞭鞭着肉，所學方到實際，不然雖識得妙論，得精祇增知見耳。奚益之有。

管東溟公祖

魯川丈至再奉教，札通前所寄示者，盥誦益見雅愛。所謂以吾之不可學，先師之可者，謹領畧而服膺矣。洪惟天無不覆地，無不載，錯之以四時，明之以日月。吾先師之學，近之游于其門者，各得其性之所近，則各自謂已經印正，不能相下，相取以會其全，卽如不佞，未聞札教之前，未嘗不自以爲是也。而今而後，知所見之未盡是也，知未盡是，乃所以學吾先師也。而以所是學者，吾見其失之遠矣。蓋孔子之道至大也，傳之曾子則守之以戰兢，又傳之子思則守之以卻。

魏至孟子稍遠矣猶賤霸闢邪以守之也此其所以  
自任於見知也聞知者主創故規模必大不大其規  
模無以收攝宇宙之精神見知者主守故防範必嚴  
不嚴其防範無以厭伏同類之意氣此孟子末篇之  
旨乃萬世聖學之律令也不佞講之素也門下之學  
不出於吾師則似乎無所事守伏願游心廣莫與物  
玄同卽妄皆真無魔不佛嬰兒萬類觸堅無碍豈不  
快哉無寧使百世後喟然興嘆於聖人之才也何如  
如魯川丈此來益不佞者多多在吾師之門此其  
龍象之一也得見歡幸大矣謹此附聞有懷不盡

周謙山先生

天有意斯文於吾惠乃默佑老先生之精神以主盟  
之去秋札教惓惓獎引惟恐後學之願息如子貢也  
至云聖賢垂世自有見在典章而彼非的路則閑邪  
之意至矣敢不仰體至懷第此典章經漢唐宋及我  
朝諸大儒先講明解說者多矣而來教曰前賢各持  
一說而律之以聖人之矩尚隔一塵然則見在典章  
難言之矣吾孰從而求之乎來教曰道如日大明而

私意障蔽則在見不在日誠至論已然則前賢蔽於見後學安得獨不惑於見乎竊恐前賢固蔽之於前後學亦蔽之後如口之道體未得遂明而見在之典章亦同岐路而又何病夫異說之紛紛也不佞以爲人當做大人學當做大學見一善言聞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者人之大者也合天下之人以明其明德學之大者也然非可以硬寨做去也必由格物致知而得之其格物致知之法必從大處格大處致然後其始終之條理不錯昔子貢之學起於方人故終不聞性與天道也故辨前賢之是非折異說之紛拏世自有其人在而不佞有所不敢何也畏其始之以小而終於不大也不佞固踵老先生之後塵者也不敢不盡其懷惟亮登

孫區吾公祖

五年前嘗奉德音白不肖罹先君大變不比爲人與老公祖若隔世不意忽承翰貺真如夢寐憶昔都門相遇十年事矣昔同壯夫也今同白首也吁嗟可不念哉伏讀手教勉以格君之事仰見明公之學識其



大矣雖然有本何者欲格君先自格也諫折柳枝在伊川以爲格君矣而子瞻迂之者以其不合于孟子也夫好勇好貨好色孟子不以爲非而惟引之與民同者豈逢君耶理有固然耳當人君戲折柳枝之時豈無可以引之于道者蓋卽此戲便是生機戲者天下至神之理也詩詠武公善戲謔兮孔子亦曰前言戲之耳成王以桐葉戲弟周公因之以成唐叔之封夫君臣至嚴之際得此一戲之機何其神也嚴則肅戲則和肅者閉塞之端和者交泰之兆也爲人臣者便當推廣此戲以成樂體卽此樂體以成生德而天下之治由此成矣而奈何其失之也其言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是徒知柳枝之不可摧折而不知吾君之生意之尤不可摧折也重柳枝而輕拂君心之生意是尚爲能善格君也乎蘇子瞻迂之某亦迂之明公以何如古之君子其自治也嚴其望人也恒恕而況于君乎今人之責難于君也不遺餘力及考其所自治者十不得一也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夫自治不能十一而欲望君于千百毋乃欺乎明公又

以其言爲何如也不肖非知道者也何足以當明公之旨粗述所聞以答厚愛而已

梁拙一司訓

天地萬物也我也皆真實而無妄也但須識得此真實方能不着於妄若未識得徒自起見卽成妄見因之動念亦成妄念百劫千生妄根不斷充塞兩儀銷蝕三光何可勝病佛云無始見病卽此之謂學人執妄爲真認賊作子故大慈垂憫方便破除若能契會元真卽此皆成戲論不增不减義亦盡此

鳳陽高通判太崑

鍾離半月多得同心之助別來每切懷想承寄會語具悉加意斯文去俗吏真霄壤一序推本先師羅子尤鄙私銘感無極者也人生本親學脉本師古之道也自儒先侈言不由師傳默契道體一倡百和而背師者紛如其受一言之益終身不怠者不亦難哉不佞平生極拙惟不至損德如此耳且夫有自強不息之乾而無厚德載物之坤未有入聖域者也若足下所稱述可謂近之矣願益加珍重道妙只在平常聖

功不離易簡造詣視厥志成就視厥器及其成功一也惟足下圖之不整

許甸南給諫

周海門公祖之學吉捷易簡今入吾省老丈不可不與相聞共印證也未見其止是孔顏樂處若如良止止至善之止則顏子得之久矣孔子何未見之有動靜惟時亦無自考之理時動則動時靜則靜正當是時何暇自考此時既去自考何爲若以此爲功課恐差入俗儒拘檢不是聖學惟高明圖之

馬祀縣

不佞嶺表迂生壯年得師江右羅近溪先生講聖賢之學切於求友年來憂病離索學植久落竊秩陪京朋簪再合已爲幸厚高賢中州名宰亦惠德音實出望外恭惟門下寄命百里爲民父母學道以養其愛人之德百姓之福也天下之福也聞今春都諫楊晉庵公過貴治門下謁館宇以居停集章縫而延論部民劉生亦列其間大會無遮傾論連日詩曰豈第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矣而且聽採於游談委心于寡

陋結神交之契吐如故之詞托迂生之舊交通千里  
之遐想甚矣門下之好學也桴大而鼓小挺重而鍾  
輕獨且奈何雖然亦可竟負請以所聞夫學者當先  
發大願次明大本大願不發則其求大本也不切大  
本不明則其持大願也不堅願何大願明明德於天  
下是也本何大先自明其明德是也蓋有明明德於  
天下之願則其求明其明德也如求食以救饑求水  
以救渴自不容於不切而明德既明則其明之於天  
下也如饑之必食渴之必飲也寧有不了之願哉此  
吾儒大學之道也卽佛文殊智普賢行亦不出此高  
明必有得於此矣不佞請因而實之可乎若來教所  
以爲近世學人憂者皆由其智願之不實夫旣無實  
願又無實智則其學必出好名而流於自欺無足怪  
者千態萬狀何可言盡哉誠可憐憫然不佞不爲此  
等慮惟于門下致無疆之祝耳布衣善士雖機緣有  
待而卽今亦民之志也其見優禮不亦宜乎因併及  
之不盡

錢上舍抵白下得接翰言云因鄆說有所印正精神  
踴躍如有所得又引拙論心如穀種有擇種問老農  
之語且述舊布新纒纏千言不倦足下向往真誠具  
見於此吾道幸甚吾人爲學將以學爲聖人也學  
爲聖人者將以學爲人也人者何仁而已矣能生生  
之謂仁如桃仁能生桃杏仁能生杏桃杏之生彌宇  
宙而不息者始於其一粒之仁也故學也者所以求  
此一粒之仁於吾身也一粒之仁本具而不識惟其  
不識故意見得以戕之雖爲賢人君子皦然皦然可

效可敬亦不過如桃杏之鑽其核其可口者味之甘  
美而已欲求其種不可得已凡不佞平日之所望於  
高賢者皆此意然未及深言之也今足下慤懇若是  
不佞尚何愛於言然此中所不能形容者竟亦不能  
也惟足下深思而自得之足下事親卽爲孝子牧民  
卽爲仁上蓋莫不信且孚則天稟之厚使然加之以  
學蔑不詣矣冗吹既復不悉乞亮錢生佳士醇樸有  
氣骨誠如尊論是以益友賜我也感謝感謝

劉淳寰丈

盥誦來教不吝家珍如云人必忘其有識有知之心而後能全吾不學不慮之良夫惟有大忘而後得吾不可忘者此之謂成性存存不言而信赤子之真心也自非退藏於密昔之有得凡六十一言言言是金玉矣雖然道陽也言陰也陽得其全陰得其半孔子嘗欲無言正謂此也夫不學不慮之良自受形之始以至於一息尚存無一人不全無一刻不全也何必忘其有識有知之心而後能全乎此不學此不慮卽吾之不可忘者也何必有大忘而後得乎成性旣存存矣不言旣信矣又何必退藏于密然後有得乎據門下之言未爲不是然謂之得其全則未耳雖金玉膏眼中卻着不得還聞之人促筆不能備謹此謝惠謝教乞亮